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瑣憶集 實售貳角

作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
北平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安貴陽溫州
杭州成都重慶雲南 北新書局

目次

目	次
破馬車	一一五
江灣夜行	七—一〇
西溪	二—二七
蘇錫三日遊	一九—三三
題照	三五—三七
談食品	三九—四二

螺紋的眼睛·····	四三—四八
童年之書·····	四九—五四
武昌瑣憶·····	五五—六一
先父的周年忌·····	六三—七二
新年的斷片·····	七三—七六
紙舞臺·····	七七—八〇
我的寫作生活·····	八一—八九
自己的工作·····	九一—九三

大熱日記·····	九五—一〇〇
我要做一個勤懇的園丁·····	一〇一—一〇七
幾個短篇小說作家·····	一〇九—一二二
朱湘·····	一二三—一三〇
記廬隱和李唯建·····	一三一—一三三
記魯彥·····	一三五—一三八
廬前齋儉書記·····	一三九—一四八
讀書隨感·····	一四九—一五〇

破 馬 車

我已經許久不寫詩了，終日爲衣食而忙碌，詩興早已潛跡無蹤；但偶然忙裏偷閑，走出鴿子籠式的房屋，吸一吸曠野的新鮮空氣，也未嘗沒有靈機一動的時候；這時我心裏便想：『這景象可以捉住，寫一首小詩，至少也可以寫一篇小品！』自有了這概念以後，牠便如影隨形似的追逐我，彷彿在說：『速寫下來吧！速寫下來吧！』但我總也不曾寫出，常常自己推諉：『明天的功課還沒有預備呢！朋友們託我的事還沒有辦到呢！講義還沒有編呢！』似這般勞人草草，倘若沒有

蟄存兄的催迫，我想這唯一的印象恐怕也不能讓我移在紙上吧。

說來並不爲奇，我相信讀者未必會有我這樣的 *ecstasy*！這就是去秋的浦東高橋之遊。輪舟上，面拂江風；野路旁，閒採棉籽；都不值得回憶；使我念念不忘的，卻是那破馬車。

幾個遊侶在高橋轉了一圈，除了牠的糕點名產以外，幾乎沒有可以值得注目的。遊興既倦，便賦歸去。湊巧一輛破馬車來兜生意，不知誰說，坐這回去也好，我看了看這從來不曾見過的黑色的小轎車，以及牠那沒有玻璃的車窗，也感到別致，幾個人連忙向車子裏一塞，（尤以我這 *Balzac* 或 *Chesterton* 式的身材用這塞字爲最適當）於是這歪斜破爛的馬車便像一個生了大病的人似的一顛一簸的駝着夕陽走

起來了。車走得很慢，瘦弱的馬似乎已經餓了許久。祇聽得馬車夫吆喝道：『呵——叱——呵——叱——』

忽然車後面有急呼的聲音：『等一會！讓我來搭一個座！』

車夫停了馬車說：『你就坐在馬車後面吧！今天賣了多少螃蟹？』

這時我們感到後面的亮光遮住了，那人已將背移了上來，說道：

『運氣不好，沒有賣多少！』

因為加了一個人，馬走得更慢，呵叱之聲也就更多的送入我們的耳鼓。忽然馬車的身子又搖了幾搖，索性不動了。同伴們都怕回漚的輪船要開走，非常著急；我卻感到詩意蔥鬱的興趣。

馬鞭子又響了幾下，馬還是不肯走。車夫說：『不行！我看後面

太重。阿三，你把蟹籃放在車頂上吧！』阿三照着做了，果然『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車又在灰沙路上轉動起來。這時從車窗望出去，晚霞散綺，江水映碧，覺得分外可愛。尤其可愛的是孩子一般的音樂：呵——叱——呵——叱——蟹的泡沫；咕嚕咕嚕；車輪的緩慢笨重的聲音，得能能，得能能！馬的步子，踏，踏，踏！蟹籃在車頂上拋起拋落的聲撞聲，控東，控東！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電影中的孩子班，我便是大胖小，對面那素來被稱爲 *Buster Keaton* 的老周便是小老黑，漱六便是那文靜的小姑娘，我們是坐着破車來獵豹的，我們是駕着特製的飛船來偷大西瓜的。這情景再像也沒有；倘若高橋有什麼值得追憶的，我想就祇有這一點。

本來是極平淡的一個經驗，（這兩個字似乎還說不上，祇好說日常行事）不知怎的會這樣的使我縈迴追思不已；也許在久住鴿子籠的我看來，是異常值得珍惜的吧？物以稀爲貴，情景又何嘗不是如此；甚至我寫成這篇四不像的短文，也覺得應該感謝冗忙的生活，爲了牠給予我一個喜悅！正如安徒生在月的話裏所說，沒有出過門的老太婆，偶爾出門一次，便不禁大驚小怪起來了。

一九三三，四，一八，深夜。

原书空白页

江 灣 夜 行

一個機械般的人，想尋出一點活力來，簡直比什麼還要難。生活刻板得像做傀儡戲，更哪裏去尋找小品的端緒？費盡了枯腸的搜索，纔想起以前有過這樣一個衝動——想寫一篇江灣夜行。但再想想這樣平凡的經歷實在不值一記。可是這不值一記的平凡經歷已經是我難得的意外收穫了。你瞧我的生活夠多麼的枯澀。

事情是這樣的，烈火般的夏天，我在考試後，想將考卷就在復旦大學裏批改，改好就交上去，免得再跑一趟。於是我就借了講義室的

書桌，做了我的工作檯，這時不住的揮扇，漸漸的天色也被扇子揮黑了。電光閃亮，蚊子成陣的襲來。我還是繼續工作。卷子實在太多，只好在校門口小飯館裏用了一餐便飯，飯後又寫。終於，「有志者事竟成」，卷子被我改完了。我鬆了一口氣，趕忙把卷子託書記轉交給教務處，我就走出門來。

誰知這時已是晚間九點，後門外早已沒有車子了，只得步行。但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不是爲了工作，平時哪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來作郊外的夜遊？這樣一想，我就興致勃勃的感到詩人一般的意味了。

一路行來，經過旁貝古城似的街道和蒸發着馬糞氣味的曠場，接

着就隱約的看見了高聳在暗空中的鐘樓；轉了一個彎，兩旁的樹像鬼魅一般陰森地肅立。微風吹着電線桿，噓噓的作響，似有幽靈將要出現。我拖着疲倦而又沈重的脚步上了橋。橋欄上有兩三個人搖着扇子納涼，似乎還在吃着西瓜。我下了橋，心裏想：『如此的夜，在微薄的電燈光下行走，該是一種新的遭遇！』我爲我的新境界而慶幸。

再轉一個彎，回過頭來，復旦的燈火猶然在望，我的兩條腿已經勸我別再做詩人了。到底是卷子改得太多，人已困乏，不能再欣賞這蕭瑟淒清的鬼境，恨不得麥非司多非尼士趕快從半空中掉下一輛雲車來讓我乘坐着回去。

果然，一輛汽車疾馳而過。只有汽車夫，車廂裏並沒有人。我連

喊幾聲，『可不可以搭客？』他只做不聞不見。一陣沙塵起處，連人帶車都不見了。

我只得再提起沈重而又出汗的腿向前拖曳，詩意逐漸的消失，終於還是不得不雇了一輛車子馱着我回去，像是遇見了救世主。

倘若中途沒有車子，我將怎樣呢？怕更要狼狽不堪！

爲了怕多走一次舒適的路，竟走了一趟熱鬧的路。這篇小文的結論應該是一句「欲速則不達」的格言。

可是，回想起來，自己那種可笑的样子，究竟是一幕趣味雋永的喜劇。

西溪

這是一個難忘的會聚——一九三一年秋日杭州的西溪之遊；西溪之遊不難得，所難得的是幾個朋友會聚在一起去遊西溪，尤其難得的是我們這幾個忙於筆耕的人竟有這樣的工夫會聚在一起去遊西溪。

從松木場雇船前進，槳聲一動，我們的心也愉快得欲飛了。船裏一共八個人：戴望舒與杜衡夫婦，錢君匋和他的小弟弟，婁子匡，我的妻和我。鍾敬文因事未到。戴杜兩兄是拋下他們一大堆爲輯錄小說戲劇掌故用的線裝書來玩的，錢氏兄弟則是從上海趕來的，婁子匡

又是攔下民間月刊的編纂工作來應約的，我的妻和我也是一樣的忙裏偷閑：我們又怎能說這個會聚不是難得的呢？不忙，又怎能知道忙裏偷閑的愉快呢？

船向前移動，山迴路轉，野柳在船篷上披拂，烏桕也在岸上伸出頭來窺伺。忽然荇藻攀住了船底，發出嗤嗤的聲音。望舒坐在船頭，順手將手杖放在河裏把一根野草連根挑起；說時遲，那時快，一搭過來，連泥帶漿的快要搭在杜衡的頭上，杜衡忙把頭一閃，野草仍舊滑到水裏去了。全船的人都清脆的哈哈大笑，笑開了船旁的水波。

起初還只是稀疏的蘆葦，慢慢的船行到蒹葭深處，恨不身化爲水鳥，出沒其間也。

我倚着船舷，生了遐想：一會兒玄妙的想到水滸傳上的蓼兒窪，一會兒低吟着白居易的琵琶行：『楓葉蘆花秋瑟瑟！』

船停在交廬庵，大家都走了進去。和尚獻上茶果，又拿出畫幅來看。其中有一個畫卷，很長，畫的就是西溪的蘆花，一面展開，一面就彷彿肉身跳入其中，與之俱逝；如果說許多立軸橫條中有什麼值得追憶的，我想就是這一幅了。我糊塗得連作者的姓名都已不能省記，但又何必省記呢，痛飲芳醪的人沈醉之不暇，更那來工夫引經據典！

經過迴廊，望舒眼快，瞥見一個小沙彌正在一個小僧舍裏捲着一軸我們所不曾見過的畫，他快步的跳了進去，大聲的說：『怎麼？有好畫不拿給我們看？』我們都隨着擁了進去。起初小沙彌不肯，後來